

新華秘記



許指嚴著

民國七年九月二十號出版

新華秘記後編一冊

定價大洋八角

著者 毘陵許指嚴

校訂者 潤州何其愚

發行者 清華書局

印刷者 清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交通路
清華書局
一百三十號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新華秘記後編目次

乾兒孽

十六御妻

十七皇子

十四公主

鑽石釧

流水音

囍日紀念

謀殺黑幕四則

春藕志聞五則

遮羞錢

又一黃角蜂

妖由人興五則

兩小妖

手刃愛妾

冰燕玉乳湯

停止兌現

芙蓉城主

星命附亡清者袁識聲

女偉人

居仁瑣簿五則

彼昏穢史九則

歡喜佛

大賭窟

託孤四則

新華秘記

後編
目次

喇嘛咒術二則

析產異聞

新華後案

雍和宮寶物

袁林

新華秘紀後編

毗陵不才子指嚴述

乾兒孽

項城好自尊貴。且日事豪奢。故諂佞之流得進於左右。自有清之季。紀綱墮壞。廉恥無存。拜門投靠。久已成爲風氣。袁氏任直督時。卽有小站舊部段某。求爲義子。袁氏喜其柔媚。亦公然直認不辭。實則年歲之相去不及十稔也。其後入爲軍機時。又有某鉅公之紹介得陳某者。爲第二乾兒。陳某自喜以第二人得幸於權貴。因據其行輩以自名。藉示光寵。其實陳所自生。非行二也。袁氏之對於段某。雖甚愛幸。顧遲遲不畀以封圻。重要之職。蓋別有深意。因袁氏用人。頗自信。人才主義。力避情賄二字。段氏於清季有女謁之嫌。疑物議沸騰。名譽不爲世所隆。視袁方以延攬人才。收拾民心。自居不欲有此微累。故擬於登極而後。畀以侍從近幸之官。漸次大用。屆時專制之局。既定則較易爲力耳。當總統時代。段氏用盡心機。百方要求新華宮中之淚痕。蓋不止一灑再灑。然袁氏卒以撫慰之密語對付之。未嘗一見明文也。其用意之深。蓋可想見。獨陳氏則初生之犢。英銳冠世。同儕咸仰其丰采。陳又善於肆應。聲譽日隆。袁氏察知其如此立畀。

以蜀督之任。瀕行時。猶入宮徧拜。后妃泥首稱臣。兒感恩戴德也。相傳袁之四姬。葉氏係出大家。與陳氏有戚串誼。初以宮闈遠。不能通聲氣。陳雖知之。而無如何。陳有祖姑居京師。偶述舊事。道葉氏兒時狀態。陳頓觸所願。長跼乞求。祖姑入宮一行。祖姑笑曰。此亦易事。胡爲爾也。因由陳氏出金備禮。且爲之疏通。闔獲卒達目的。葉氏呼祖姑爲母。以兒時曾受其惠。故果爲之言於袁氏。袁氏詫曰。是陳生耶。若誠雋才。微卿道地。吾亦當用之。且吾不欲舉大事。則已。欲舉大事。正宜延攬此等人才。以爲他日凌煙畫本地也。遂詢左右。陳生來乎。曰。來。則延之入。待遇甚厚。袁笑謂之曰。爾尙憶有葉氏某者乎。陳瞿然避席曰。是中表姑也。因先以姑丈禮下拜。旣而揣知袁氏意密。乃突然九頓首。以請聲淚交并而言曰。賤子早失怙。讀父書。未嘗不隕涕。今仰望顏色。宛如陟岵丈。若垂憐賤子。孤露則願捨膝前片席地爲賤子稍盡孺慕之忱。烏烏私情。終當銜環以報。袁氏察其情懇。擊筵笑而允之。且曰。癡兒情急。今日瞻依椿蔭。如喝得樾。他日羽毛豐滿。得毋以杯羹賣我耶。陳垂涕伏地不起。曰。某雖不肖。父奈何不以人類視之。袁氏笑曰。戲言耳。胡不經恐嚇。至是。自是情意益密。及任蜀帥。帝制議起。陳方以李嗣

源自命。豈有不首先勸進之理。無如事機忽變。滇南起義之師。直逼入境。而地方紳民之反對帝制者。甚爲激昂。輒起兵與滇合應。所在多有。及長江流域之督軍。有獨立者。消息至。蜀大爲震動。是時陳氏所處地位。幾於四面楚歌。一旦驟發。勢必身命不保。幕僚某公者。陳所倚爲武鄉侯者也。入密室屏侍。從相與謀曰。今事機危迫。朝不待夕。諸軍校咸與滇中通聲氣。紳士眈眈虎視。大有不肯甘休之勢。而京師遼遠。函電中梗。中央已成弩末。即使苟延殘喘。亦復鞭長莫及。况帝制取消業已情見勢絀。更難顧及邊陲我輩。若自守愚忠。坐受魚肉。一身不足惜。其如川局糜爛。何。今若稍從權變。聲言獨立。佯與中央斷絕關係。然後召集諸軍校。議守境自治之計畫。但使保全川局。徐圖後効。則轉禍爲福。轉敗爲功。中央始服我輩之見解耳。陳氏聞言。意爲之動。但尙顧慮袁氏之詰責。某公笑曰。將軍解人也。奈何以勢利結合之親。誤爲患難與共之義。設將軍治蜀。一旦或有蹉跌。而中央無恙。能許將軍晏然富貴乎。况帝制取消。各省聯電力爭。不許繼任總統。冰山見日。能與幾何。我輩徒以身殉貽害川人。供全國之唾罵。試一衡量於彼。於此。計果孰便也。將軍盍三思之事急矣。更遲則雖欲轉圜而無地。雖悔何及。

哉。陳方猶豫。而川東獨立。川南各縣失守。之電信迭至。省城各紳敦勸獨立之函。且盈尺。最急者則偵探某密報某旅長將於今晚起事。舉省城獨立。殺陳督以應滇軍。是也。陳乃拍案而起。曰。吾死於此。而無益。曷若從權以救眉急耳。遂顧謂參謀曰。請暫行子計。然對於中央。則仍以虛與委蛇爲是。參謀知陳懼甚。陽爲諾諾而退。退則立發令宣告獨立。一面電告中央。陳說萬不得已脫離關係之理由。皆參謀獨斷獨行。并不勞陳畫諾也。電發之明日。陳氏始知之大驚。泣下曰。吾將復何面目見吾義父乎。遂與參謀密商。亟欲離蜀回京。自陳苦衷參謀曰。獨立之令甫頒。軍民歡聲雷動。彼輩方以爲將軍順從民意。尊重輿論也。今忽棄職而遁。軍心必且離貳。紳民流言禍變立起。且巫夔之間。欲乘隙而動者。大有其人。將軍亦安得帖然而度三峽之險耶。鄙意不如振刷精神。支持危局。以待南北戰事之定。若中央制勝。奉全川以歸。命不遲如其否也。亦當與滇軍政府特別之交涉。而後退讓。此時實非其時也。遂又附耳說如此。陳不得已首肯焉。無何袁氏得報。恚怒至發狂時。已有疾。至是頓失常度。見人卽持刀欲殺。輒厲聲曰。豎子富貴何自來。乃敢爾耶。碎尸萬段。不足以洩乃公之恨。蓋袁氏以乾兒爲最可。

親信不意其竟反噬也。當盛怒時，適四姬葉氏有事，至前，袁以陳之進身由彼，立即遷怒，拔壁上劍欲殺之。葉驚走，伏案下。葉氏二子環跪求免，始得釋出。然卒持劍下階殺一衛士而後已。自是疾益亟，不數日遂殞。人皆謂陳之電爲催命符，良不虛也。及黃陂繼位，袁氏舊部皆憾陳，辜恩力短之滇軍亦以其僞獨立進逼不已。陳氏遂返京。袁氏家族欲殺之，遁至滬，坐是蹭蹬不復出云。

兩小妖

十三太保而外，當時又有所謂兩小妖者。則以其雖不能直接爲袁氏畫策，而間接欲攀龍附鳳，出其小有才之伎倆，興妖作怪。一時亦爲社會所屬耳目焉者也。其人維何？則一爲粵系中之白面少年，爲袁氏第四姬同姓，平居翩翩自喜，以爲文章豐采足以傾倒一時。暇日好與諸名士游詩壇文讌，往往有其蹤跡。而京師之陶然亭十刹海等名勝處，彼亦時一登臨，見者或詫爲清華之選，而不知實乃熱中之齷齪兒也。少年夙附財神門下，吸其金銀之餘氣，吐爲銅臭，以自豪於社會一般。逐臭之夫且趨之若鶩，當籌安會盛時，六君子本欲引爲同調，彼以財神所卵翼，不敢自專，而請命於財神，顧

財神方別有用。意少年已揣得旨趣。遂大言曰。渠輩書生專務扭扭捏捏。濟得甚事。公之辦法。單刀直入。他日洪憲之元勳。首座非公。而誰財神大得意。遂令少年爲已代表。與各方接洽。少年敏給善肆應。久之。各方漸震其名。且以財神之心腹也。私號之曰小財神。反對帝制者。則有小妖之稱矣。少年貌雖倜儻。不羈而實工心計。錙銖必算。雖市僧蔑以過之。常舉其造孽錢與市井兒逐什一。糴賤販貴。終日營營。無所不用其極。財神以爲省己也。遇事必與之商。時米禁方嚴。少年獨私營販米業。一若行所無事。獲利無算。非獨官吏不之聞。且從而入股焉。洪憲初元之肅政史者。自矜稜角。輒敢爲鷹隼之一擊者也。歷舉彼之違法牟利狀。專章彈劾。都下譁然。傳誦袁氏以問財神。財神笑曰。救國儲金之支銷。早罄。近日頗賴此子挹注。故不得不網寬一面耳。袁氏亦微笑而罷。遂寢其事。肅政史感忿。不能平。然少年之據交通要職如故也。經營私利如故也。當時建言之最鋒厲者。推晉人某。一日方自乘薄笨車至市肆乞米。肆主人亦汾晉間老商。相見道鄉誼。極爲殷勤。某引爲知己。遂與劇談。肆主固請持米去。不妨緩日償金。某不能却。捆載而歸。越日肆主載米數石並賸以白金十鎰。某固却不受。肆主曰。此實洪

憲皇帝之密諭。殆出自禮賢至誠老夫口。銜君命不敢不恭敬將事也。某固袁氏舊僚。且亦贊成君主者。以爲新皇恩澤下逮。此乃稽古之業。不可不拜登嘉貺。遂再拜而受之。越數日。某欲再言販米事。忽有一函投入。函略言不腆之敬。已蒙哂納。所有販米前案業已解決。幸先生包荒勿爲己甚可也。末僅署一鈐章。其篆文曰或如玉。或如金。某意其爲袁氏手翰也。吐舌不已。遂不敢復道前事。且秘不告人。至洪憲失敗後。歸里始洩於人人。皆知爲卽小妖之作怪也。及金融恐慌事起。銀行勢且不支。財神頗憂惶。少年進曰。此所謂圖窮而七首見之時也。上峯逆知有今日而不惜孤注一擲者。爲取償於他日之富有四海耳。今帝制取消。卽使復爲總統。此事安能復求彌縫。與其決裝於將來而公代人受過。曷若乘此變局。辦一結束。爲後日卸責地步。且亦使上峯知我輩之力已盡也。財神已喻其意。且所見甚合。卽笑而納之。曰子誠能人也。吾計之熟矣。惟

有停止兌現之一法耳。少年鼓掌稱是。互相贊嘆不已。不一日而財政上自殺之明令下矣。人咸謂財神之手段惡毒而豈知其座下尙有小妖爲厲哉。其一則承辦亞四亞報之一代奇才孟雲舊裔也。與壽安會中之老令公十三太保中之蠻將軍沈瀛一氣。

初袁氏用趙智囊之計暗教宋教仁欲絕新聞界中鼓吹之敵豈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方操筆政者俱言袁氏有帝制自爲之心且力倡恢復帝制之非是隱然爲漁父謀報復袁氏始悔之曰與其徒殺一人而增無數之敵孰若籠絡數人而使彼等爲我用於是有意利用文人之毛錐收吸輿論曾與逸才公（哲子曾蒙賜榜爲曠代逸才）從容語及之逸才笑曰此易事耳東南文學界之健者賤子殆盡相識但捐公數萬金不難束縛馳騁之令出死力也袁氏問何人楊氏卽以奇才對袁氏令旦日與其人俱來楊諾之次日奇才入謁頗就籌安大恖演爲偉論娓娓動聽袁氏激賞之令爲一書發揮中華國體之宜否共和與帝制奇才就國民程度立論與逸才公之傑作異曲同工袁氏閱之曰此誠不愧倚馬萬言也立畀三萬金令組織一巨大之新聞機關以改變南方輿論之觀念爲宗旨奇才遂長驅至滬以一窮措大驟獲多金輿服聲色往來酬酢之豪頗足驚人耳目於是忌者羨者屏斥詬病者紛然並作奇才跌宕自若也且頗爲袁招致一二日暮途窮之名士用爲旗幟公然發表一種論調甘冒天下之大不韙黨人大憾之遂決以炸彈對付之矣一夕有擲危險物於亞細亞報館之門者傷一

庶務員及毀損玻璃數方。實於彼中利害無關。纖芥也。奇才聞之曰。黨人惠我。我正苦寂寞。文字無可着筆。有此一舉。而奇貨來就我矣。遂發電北京。政府謂敵黨大舉來攻。襲幸尙有準備。不至全局損失。然機器紙張用具等。已不下三萬金。請當道迅賜撥給。云云。袁氏無奈。又以逸才爲之說。項遂令財神立界二萬五千金。而逸才坐扣五分之一焉。奇才由是與富豪馳驟。雖居兩小妖之資格。而常得與六君子十三太保握手矣。不三月。袁氏敗。奇才收拾紙墨。偃旗息鼓而去。囊橐中累累足數。一生溫飽。且復得列名帝制罪魁與財神等一榜。及第在彼中。以爲榮幸云。

十六御妻

袁氏好內。多內寵。自正室于夫人。凡列名妾媵者。有十六人之數。方之古代。君王八十。一御妻之制。則袁氏尙未逮十分之三也。顧袁以世家子。浮沈宦海。洊任封圻。馴以賄賂。劫奪金錢。購致之勢力。以至姬妾滿堂。珠環翠繞。實晚近以來所罕有。若以方之歷史上。奸雄魁桀。逐鹿兵間。以婦女爲戰利。鹵獲品者。則又非其倫也。且其一二三四五六等姬。皆其蹭蹬未遇時。誘惑要挾而來。與一般浪子纖豎之行爲無異。試縷述之。雖

近猥瑣而亦足以繪其生平之品性也。其第一姬王氏據豐沛舊人言其相識尙在未娶結髮之前。蓋王姬出身甚微。父業豆腐。生姬而美。里巷俱稱之爲豆腐西施。袁出見之。驚爲得未曾有。因道宋華父督之陳語。友或媚之曰。是可圖也。袁果以鑽踰之行爲達其獵豔之目的。時嗣父已爲之聘於于氏矣。欲勿娶而難於啓齒。未幾卒踐婚約。而于夫人持重端謹。貌僅中人。袁大不愜意。因尋舊好。墜歡旣拾。樂緒倍濃。顧家長不嫌袁之行爲。嚴加督責。袁欲絕之。而王不可欲。納爲簞室。又不可。乃別爲香巢。而袁於蹈隙時就之焉。此其最早之外室也。及從軍吳。壯武幕下。混迹三韓者。殆屢閱寒暑。中間因是撤歸。流寓津門。又識一何妃。何父本金閨人。設洋貨肆於津埠。袁旅邸適與比隣。袁性揮霍。好爲粉飾。架空之狀。以欺社會耳。目而將門華胄。又足以煽市儈觀聽。以是數者竟獲何氏。閨中之麗娃。伴其旅况之岑寂焉。久之袁之窘態漸露。何父母知其不可恃。欲絕之。袁乃以計嚇女。使效卓文君故事。女竟從之。歸河南女父。以其世家勿敢訟也。未幾袁復奉使朝鮮。權力較前大增。復銳事夤緣。得權妃閔氏歡。出入宮闈。了無顧忌。因攬得練兵權。勢傾朝右。閔妃喜與中華人士接近。而尤慕袁之英偉。遂及於私。

初袁所狎妓金氏舊宮人也甚悉閔氏性情嗜好因教袁趨承之術果投契如家人金氏亦得入宮爲之牽引閔氏以袁故紆尊降貴視金氏若姊妹然金氏雖落風塵然固多才藝質亦淑慎周旋袁與閔之間極獲寵信袁氏留韓久頗盛宮室輿服用埒王侯酒酣耳熱時或慨念鄉土金氏曰盍遣使迎夫人來同享富貴乎袁首肯而心憾于夫人執拗乃僞飾王氏爲正室迎至韓使金氏居其下金氏執禮甚恭閔妃亦視之有加禮無何臧獲洩其事金氏誚讓袁袁不得已遂令金氏與王氏抗禮而王位居首金氏次之何氏又次之時何氏尙在舊里袁氏凡有三姬矣及日使責言至戰雲頓起袁狼狽遁歸蹭蹬者載餘嗣以觀察查辦事件赴江南偶與中表張氏會於金陵張氏即民國初元豫省都督復辟時代之財政部尙書者是也新得一姬廣陵紅橋吟麗妹小鸞之後亦宦家式微者不容於大婦聞袁未攜姬妾來而袁方獲李文忠之盼睽欲結納之因密以姬獻贈且爲之供張奩具袁大喜卽第四姬之所繇來也四姬勤儉婉篤有過於高麗太太袁之家族無不稱頌之雖如七姬十姬之狡黠陰賊不忍相侮也其德性如此相傳四姬之父本以孝廉援例得大令聽鼓河南會攝某乙篆因事虧官項

坐台追比以憂懼染疾遽殞其母遂以身殉而身後所遺孤星惟四姬而已四姬性孝而婉怙恃頓喪葬斂無所出比隣卽袁之中表張氏弟也聞之遂出金代爲經紀而以四姬歸張大婦見其豔麗心甚嫉之輒加詬厲繼乃借事施以撻箠乘張他適卽扃之別室時張方宦白門復以差事外出歸而知其情畏婦悍不敢較友或勸之爲四姬謀生路張亦惻然允諾而袁適至遂以意告大婦大婦亦欣然盛飾遣之袁氏寵愛備至四姬以爲得所托奉事極謹嫻書史能筆札蓋守其庭訓也五姬則爲官直隸時部下某官所贈津門名妓也而性蕩袁氏微知其曖昧適有事請託遂毅然借刀殺之卽前所紀玉嬌者是六姬雖乳母女而姿質佳麗且性相厚得人憐愛善烹調袁氏非所手治不甘也聞幼時富於情爲袁氏所奪勢不足以抗心常怏怏然力事懺悔澹於爭夕初袁氏宅旁有一貧家書生也顧年少美丰姿多才藝見六姬而注意焉六姬亦心許兩情旣洽好事且成矣會袁刼乳母索女女涕泣不願母百計勸慰袁又以金錢衣飾餌之而意移矣書生以石卵不敵亦祇得自嗟陌路蕭郎而六姬每一念及輒顰鎖不歡雖貴未嘗或忘也後書生潦倒課蒙於家六姬猶時時挽A周卹之云亦可謂深於

情者矣。七姬洪氏富於才而狡險已甚。外人指爲宋案。要犯洪述祖之妹。實則爲洪氏所獻。而冒稱爲妹耳。其初乃一毗陵鄉女。母故倡也。色衰則售阿芙蓉膏爲活。洪睹其女豔媚。視爲奇貨。遂以二百金購之。挈至津門。夤緣進諸袁氏。竟得某優差。洪氏遂以倡女冒爲閨媛。大得袁氏之嬖幸。慧黠便佞。善揣人意。旨有膽而甚口。諸姬皆非其敵。袁氏喜其類已所事。無不與謀。雖恚怒得洪一言。卽解前此對於玉嬌之手段。直英雄無用武之地焉。然袁非不知術詐。不可恃。特利用之以適己意耳。常語所親曰。吾百歲後。惟洪氏可畏。當早防之。故亦知加以裁制。然其所籌畫。往往得行人見。其獲袁氏寵信。益趨之若鶩。而洪氏私囊直逾顯宦矣。會聞個中人言。京師某金店爲述祖所開設。資本二十餘萬金。皆洪氏奩中物也。其豪富可想。見其子亦秉性污賤。飲博無賴。袁氏諸子中爲最下。馴袁氏以洪故。雖心知其非。終不忍加以斥逐。蓋喜諛好詐。袁氏之天性然也。惟良心發現。則稱道四姬六姬之好處。知者以爲此口頭禪。終不敵其心頭肉也。八九二姬爲姊妹花。三姬何氏之戚串而爲侍兒者也。何氏本蘇人。家族聞其貴顯。其母乃挈其無母之中表尹氏二女來省視。時何氏正欲覓侍婢。二女願充斯役。遂留。